

蔡澜作品自选集

卷五

蔡澜 著

夜雨赏荷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蔡澜作品自选集

卷五

蔡澜

著

夜雨賞荷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雨赏荷 / 蔡澜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3.10
ISBN 978-7-108-04702-1

I. ①夜… II. ①蔡… III. ①人物评论—中国②回忆
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K820②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0049号

责任编辑 徐国强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9.5
字 数 178千字 图16幅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35.00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三联版总序

最初写作，是将过往的生活点滴记下，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在报纸的专栏写了一些，终于足够聚集成书。倪匡兄说：“也好，当成一张名片送人，能写出一本，已算好的了。”

每天写，不断地努力，不知不觉间，书也出版了两百多本。如今看来，其中有些文字已过时，有些我自己不满意，也被编入书中。

认识了汕头三联书店的李春淮兄，他建议由三联出版我的全集。我认为与其出版全集，不如出版自选集，文章是好是坏，自己清楚。

与北京三联书店的郑勇兄谈妥，以《蔡澜作品自选集》为题，计划每辑四册，总共出七辑二十八册，收录这三十多年来的文章。略觉不佳的，狠心删掉；剩下来的，都是自己觉得还过得去，和大家分享。

此事由李春淮兄大力促成，书面市时，汕头的三联书店已经因购书者稀少而关闭。特此以这集书，献给他。

蔡澜

2012年11月22日

目 录

三联版总序

哈尔滨来的女人	1
大肚锅和大肚腩	5
师兄禰绍灿	9
何妈妈	13
琉璃	17
羊人	21
人间蒸发的友人	25
胡师傅	29
张先生的肥婆	33
新井一二三	37
微笑的小红	41
床的故事	45
唐瑛的故事	49
不回来的朋友	54

靠吃起家的人	58
狩猎者	62
哈雷友	66
龟公	70
野女孩	74
傻豹	78
相机医生	82
胡金铨	86
打不死的阿根	90
爱姐和荷西	94
咸鱼王	98
牛丸大王	102
龟太太	106
和尚与狂僧	110
橄榄油	114
苏美璐	118
九龙城人物志	122
颜善人	126
阿婆	130
蟹痴	134
绿眼公子	137
寂寞的故事	141

半日神农	145
故乡茶寮	149
教主诞生	157
麦唛	161
妈妈生的鸚鵡	165
击夕的狗	169
弟弟的猫	173
千猫主人	176
老人与猫	180
旅行团人物志	185
李家小千金	189
大孩子添木铁	193
陈八十	197
红毛丹先生	201
琴夫先生	205
鱼斋主人	209
古龙、三毛和倪匡	213
心骑	217
吉他老人	219
阿发	221
胡子大师	223
杂种狗老板娘	225

勾鼻佬	229
侍者阿关	231
杂工荷西	233
四十个子女	235
矮子的故事	237
大仁者	243
怪房客	247
节骨眼人	249
一眉道长	253
不哭的寡妇	255
豆腐人	257
米格安海儿	259
爱风琴的人	261
蓝眼	265
罚	270
武术指导东尼	272
大眼妹	274
催命鬼	276
私酿	278
孖	280
疯女和警察	282
童话	284

野人	286
阿珊	289
Osumi	291
周华健	293
大家姐	295

走进办公室的是一个长得很高的女人。

她不能说是很美。

“你好，我姓张，张爱玲的张。”女人伸出像钢琴家的手来给我握，很细长耀眼：“法新社的严先生介绍的。”

严先生是新闻界中被尊重的长者，不太轻易为一个陌生女子做这种事，为了她，严先生率先亲自来电话，而这个女人以名作家的姓和自己拉在一起，表示爱看书，初次见面，第一句话就想留深刻的印象给对方。

“请坐。”我客气地说。

女人身穿一件 Leonard 的薄绸衣服，但没有该厂的典型妖艳的花纹，只选最不抢眼的黑白短裙，露出修长的小腿。

“你和严先生是怎么认识的？”我当然要摸清两人的关系，但在我还没问出口时，她已经——

“严先生来巴黎开报业大会时，我做过他的翻译。”接着她说：“法国住了三年，法文还是不太灵光，我在纽约也工作了两年，是当时装模特儿。”

静的也行，动的也行，真厉害。

“巩俐和我是同班同学。”她说，“我想来香港试试，要是做不成演员，我想当导演。在巴黎大学，我学的是编导。波兰斯基在我们学校教过，费里尼是我们的主任教授。”

波兰斯基给美国赶出来后一直住在法国，在大学教课有可能，但费里尼已逝世，死前也没听过他要去法国教书，这点不对。

看到我的眉毛翘起了一边，她说：“你不相信，我可以将大学毕业文凭传真过来给你看看。”

我陪着笑。

“呀，”她说：“香港人可真复杂，没那么容易信任别人。欧洲人就比较热心，尤其是西班牙人，他们每天就是 Amour Amour 地，无时无刻地恋爱。”

是的，我也知道西班牙人不错。

“我们大陆更糟糕。”

她终于说出了她的出处，与我猜想的相同。

“像我这么一个单身从哈尔滨来的女人，要出国，可真不容易。”她说：“我千方百计，才弄到一张玻利维亚的护照，现在我什么地方都能去，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止我。”

大陆的这些女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我将我在外国这么多年来生活经验，写成了一个剧本。这种戏比较有生意眼，一个女人在外国的挣扎，观众一定爱看。”

未必吧，我心想。

她似乎看到我的猜疑，即刻说：“其实我真正想拍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那段事情，这个故事背景太伟大了，我想告诉世人，一个女子无亲无故，是怎样地挨下来的。当年的生活，是多么地悲惨！能够生存，一定有过人之处，戏拍出来一定卖钱。”

我正要说不已经没有人爱看文化大革命的事时，她说：“我知道，也许这种题材已经有人拍过，或者过时。还是我刚才讲的第一个故事有把握，我们可以加很多床上戏。像她去求人时，是怎么给人家占便宜的部分，有情欲的镜头，是很自然的。”

一个藉藉无名，又没有演戏经验的演员，即使脱衣服，也不一定有人买票。

“剧本在我酒店。”她媚着眼，“你可以到我房间研究研究。”

我清了喉咙，但没有跟她走的意思。

忽然，她发作起来：“你们男人都是没有良心的！”

这跟有没有良心有什么关系？

不等我出声，她喋喋不休地：“你们只会利用我的身体。在大陆也是一样，在巴黎公寓的包租公也是一样，在纽约的餐厅老板也是一样。没有一个人同情过我！你们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我的身体了！”

我没有要你的身体呀！我的小姐，我站了起来，想下逐客令。

呜，呜，她哭了出来。

对付这种女人，只有打电话叫警卫，我伸手过去——她整个身体扑前，两手按着电话筒。同时双臂一夹，低领中胸前的两团东西像要掉出来似的：“你就算可怜可怜我吧。给我一个机会，我再也不想回到洋人的社会。要给，也给自己人。您不肯来酒店，就在这里好了，您要是怕，我可以……”

她张开了嘴巴。

我伸出手，向她摸去。

她闭上眼。

我抚摸她的头发，她静了下来。大概是很久，已经没有人摸过她的头发了。

将她由椅子上扶起，我送她出门口。

“您为我打一个电话，我就乖乖地走，您能答应我吗？”

我点点头。

“您一定认识区丁平导演，你替我介绍一下。”

想起法新社的严先生，我明白了，无奈地点点头。

她大喜，眼泪即刻停止，扬长而去。

关起门，舒了口气，这时才发觉，从头到尾，我只讲过：“请坐”两个字，下次学会连这两个字也不说了。

大肚锅和大肚脯

年轻时居东京新宿区柏木町，一间叫“绿屋”的木制公寓。路口是屋主开的店铺，专卖面豉，做 Miso 汤，不愁没有原料。

屋主是位大肚脯的中年汉子，非常勤劳，人和善，常把酱着面豉的红腊鱼肉拿给我们送酒，永远是笑嘻嘻。他的口头禅是做人真好。

太太又瘦又干，除看店，一切家务完全由她负责，服侍着胖丈夫和儿子。

和我们一个年纪，屋主的儿子把一个染成金发的乡下少女带回家，父母亲疼爱、责骂之余，无奈地让出一间房，给他们同居。

“绿屋”一共有八个单位，屋主与儿子占二个，我们一个，其他的都住着酒吧的妈妈生或陪酒女郎。

学校上了两堂课，已发闷，从此逃学。我们的日语，都是由妈妈生们教导的。

东京酒吧十二点便打烊，她们回家后余兴未尽，就抓我们到她们的闺房喝酒，东一句，西一句，聊了起来，酒喝得越来越多，醉了，便拥抱而睡，也没什么越轨行动，否则便变成强奸老妈子，是不可饶恕的。

日语逐渐女性化，更是不可饶恕。赶紧每天泡电影院，挑选一部石原裕次郎主演的片子，一看就看它两个星期，每天看四场，同样的电影，对白看得滚瓜烂熟，出口成章。十四天下来，日语已是雄赳赳的了。

我们在公寓中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是烧菜烧得非常出色。

看完电影，顺道到“伊势丹”百货公司的地库食品部，买一大堆猪手回家，另购一个餐厅厨房用的大肚锅，把猪手洗净扔进去，滚水，加酱油、五香和冰糖，煮个两小时，香喷喷的味道，早已吸引不少邻居。连屋主也笑嘻嘻地来家赖着不走，先给他来一大碗，吃得他连手指也噬了，大叫做人真好。

公寓没地方摆冰箱，那一大锅红烧猪手哪吃得完？便打开窗口，放到外面，天寒，不消数分钟，已结成猪肉冻。

肉冻更是妈妈生们的“大好物”，日语的最喜欢吃的东西的意思。

“快去拿些碗碟来！”妈妈生下命令。

住在其他公寓的吧女，虽然不在妈妈生店里工作，但职业上的身份究竟低过妈妈生，平时也听她们指使。

大肚锅猪手像永远吃不完，剩下的浓肉汁拿来卤蛋，第二天

晚上拿到吧女闺房喝酒，东一句，西一句，聊了起来，酒喝得越来越多，醉了，便拥抱而睡。年纪相若，当然有越轨行动。

我们的公寓，最初只有一个叫苏进文的同学和我一起分租。夜夜笙歌的吸引，搬来了老李，接着是徐胜鹤，和一个我们叫老老的跳芭蕾舞的同乡，白贵池和刘奇俊，用手指一算，九叠大的小房子，一百六十二平方英尺，住了七个人。

其中老李更是烹调高手，家里钱一寄到，我们成群结队地又跑到“伊势丹”的地库去，大包小包捧回家。

这次可没有猪手那么寒酸，大鱼大肉地，星期六晚上，来个“豪门”夜宴，一煮就是数十道菜，整栋公寓的人都请来了，食至天明。

星期日下午的阳光，似特别温暖。屋主懒洋洋地，抱着那个大肚腩，在院子中日光浴，说声做人真好。我们房客都在议论，这肚腩如果没有珍·曼斯菲尔德的巨乳那么大，也至少是有环球小姐的三十八英寸胸。

不长进的儿子对他父亲的肚腩最感兴趣，走过时摸了一下，给他老子痛骂衰仔。

钱都吃光，剩下的日子也过得很舒服，再次去“伊势丹”。向卖鱼摊子的老头，免费要了一个他要扔掉的鱼头。

哈哈，又有鱼头沙煲可吃，将它炸了一炸，又到吧女们处找到大白菜、冬菇等材料，向屋主要了一些面豉，当然是品质最佳者，买豆腐的钱还是有的，统统扔进那个大肚锅中，又是丰富的一餐。

过年屋主穿了质地高尚的和服，拿了一包面豉来拜年。和服这种东西设计得最合理的了，不像裤子那么管束腰围。左右一包，缠上条带，任何尺寸都适合，屋主的和服姿态非常庄严优雅，和那个大肚脯衬得完美，是我们这些高瘦的年轻人永远学不到的样子。

春天一片芽绿。屋主的家，半夜传来一阵嚎哭声，是屋主因轻微的伤寒，急病而死。

整栋公寓也和死一般地寂静。

守夜那晚，依日本人习惯，丧家准备了大量的寿司宴客，还有数不尽的大瓶清酒。

不长进的儿子说：“爸爸昨天解剖，我说什么也要去看他那个大肚脯，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妈妈生和酒女们追问。

“都是肥膏，至少有一英尺厚。”儿子说。

我们想开玩笑，说把它拿来红烧多好，但是说不出口。

大家都发现闹一晚，净是喝酒，肚子一点东西也没有，就拿出那个大肚锅来打边炉，把铺在饭上的生鱼掀起来扔进锅中，灼热了来吃。

“都是吃你们的猪手吃死的！”小吧女醉后胡说八道。

大家听了都要揪着她来打。吧女嘻笑逃走，给妈妈生挡着去路，按倒地上，搔她的肋骨底。屋主的太太媳妇也前来参战，众人你压我我压你，乱成一团。不长进的儿子喘着气，叫道：“做人真好。”